

42年，一位教师的5000余幅粉笔画

新华社记者艾福梅、曹江涛、孙天朗

“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。”中学语文老师张举文利用学生们读课文的时间，横着粉笔画出了一幅惊涛拍岸、海燕翱翔的黑板画。

从前，在宁夏西海固，乡村课堂上几乎没有学生能够想象出这样的画面。42年来，张举文用5000余幅粉笔画，在山里娃心中播下了求知的种子。

语文课上的粉笔画

1976年9月，高中毕业、年仅18岁的张举文站上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偏城乡一所村小学的讲台。在教村娃学字学词时，他发现因为方言和普通话的区别，孩子们记起来很吃力。“比如蝴蝶、蜻蜓，我们方言里都叫‘蛾蛾子’，怎么让孩子们区分呢？我就简单画出蝴蝶和蜻蜓的形象，再在旁边写上字，娃娃们就印象深刻了。”

其实，这时的张举文并不擅长画画，自从发现粉笔画能吸引学生注意力，增强语文课趣味性后，他就开始提升自己的绘画能力。慢慢地，他的粉笔画画得越来越好。

1986年，张举文被调整到偏城中学任教。当时的语文课本印刷水平低，插图很少，加之西吉比较偏远，孩子们见识有限，导致一些课文内容难以理解。

于是，张举文又在课堂上画起了粉笔画，帮助孩子们理解、记忆课文。

在教朱自清的《背影》时，他把努力爬上月台的父亲的背影画到了黑板上；在教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和鲁迅的《故乡》时，少不了画莲、画“细脚伶仃”的杨二嫂……

据不完全统计，在从教的42年里，张举文画过的粉笔画超过5000幅。这些画深深印刻在山里娃的心中。

50岁的苏有福从偏城中学毕业30年了，如今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超市。提到老师张举文，他还清楚地记得一幅粉笔画：“把一杯水一股脑儿倒进碗里，水有一半洒出来；细水长流地倒进碗里，碗才能装满。”

“倒水是这样，学知识也是这样。张老师特别会用粉笔画启发学生，我们都爱上他的课，感觉一节课还没听够就下课了。”苏有福说。



▲张举文重返课堂，为学生们讲授《爱莲说》(5月16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孙天朗摄

“教师无小节，处处是楷模”

在偏城中学，张举文当过副校长，教过音乐、美术、书法，还当过图书室管理员。无论在哪个岗位上，他都深受学生喜爱。

“张老师就是自带的多媒体，上去能画画能唱能演，这样的课堂是活生生的。”教师李冬红评价说。“我们都佩服张老师，他教学生确实有自己独特的方法。”偏城中学教务主任赵虎说。

除了粉笔画，张举文粉笔字、毛笔字、钢笔字都写得很好，还会拉二胡、吹笛子、唱歌。只要有助于激发孩子们兴趣的方式，他都愿意去学习、去尝试。

“再好的视频、照片都不如老师自己露一手，这样学生会尊重你，听你的话，课也就好教了。”张举文说。

“教师无小节，处处是楷模”——在偏城中学教师办公室黑板上，张举文写着这两句话。这既是他对自己42年教学生涯的总结，也是对年轻教师的勉励。

“要求学生做到的我首先必须做到。比如组织学生大扫除，我不离现场手不离开；要求学生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，我从不迟到或早退旷课；要求学生写好作文，我自己先下水……尽可能做到为人师表。”张举文说。

好老师让人惦记，很多离开家乡的学生给张举文写信、发短信、打电话，在他保存的40多封信中，每封都长达三四页，书写工整。有的学生在信中说“不把字写好，都不好意思给张老师写信”。

偏城中学八年级学生苏金兰是张举文教最后一批学生，上的是写字课。“张老师让我喜欢上了写钢笔字、毛笔字，我们特别想念他。”她说。

“放不下的粉笔，上不完的课”

今年3月，张举文正式退休了。然而，离开了讲台的他，依然没有离开黑板和粉笔。

无论在四川小儿子家里，还是在固原自己家中，张举文都备有黑板和粉笔。脱离了45分钟课堂时间的限制，他不再画简笔画，可以画得更细致，题材也从课文内容扩展到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生活现象。

“退休应该说是从面对一班两班孩子的小课堂，走向面对需要再教育的成人孩子的大课堂。”张举文说。

随地吐痰、乱闯红灯、家长边玩手机边教育孩子不要玩手机、爷爷奶奶呵斥孩子观察蚂蚁耽误回家做饭……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粉笔画让人惊叹的同时更受到教育。

“很多家长不懂因势利导的教育理念，看蚂蚁正体现了孩子的求知欲。哪怕这顿饭晚点吃，也应满足孩子的好奇心，好奇心丢了，多少次教育都难以挽回。”张举文说。

这些年来，张举文把自己在教育教学中的经验和体会写成了文章。未来，他想出一本教育感悟集，与同行共勉。他还想用粉笔画出宁夏60年来的教育变化和生活变迁。

“教书育人是一堂上不完的课。”张举文说，“只要身体好，我还要继续我的教育事业，利用退休后有限的时间做些有益于他人的事。” 据新华社银川电

他让青云村『直上青云』，把病痛留给自己

5月19日，宁波，瓢泼大雨，奉化萧王庙街道青云村千余百姓为他们的杨书记送最后一程，队伍绵延1.5公里。村民们说，老天都在为杨书记哭泣。

两天前，55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杨海定积劳成疾，猝然离世。

8年，留下20多块荣誉奖牌

国家级美丽乡村示范村、中国第三批传统村落、市历史文化名村……走进青云村会议室，墙上悬挂的22块荣誉牌映入眼帘。

“海定哥上任前，这面墙一片空白。”村委员会主任孙勇其说。

杨海定是2010年被街道和村里请回来的。那时，青云村是奉化有名的“麻烦村”，上访不断。早在2007年，村里党员就集体联名要求杨海定回来“治村”。但办着年收入百万元企业的他，不愿意回来。

这回，推脱不走的杨海定回村了。上任第一天，他在笔记本上写下：要么不干，要干就一定要干好。

“杨书记啃的第一块‘硬骨头’，就是村里门前河、外婆溪河整治及村道拓宽。”村党总支书记孙志伟说，两条约河昔日垃圾遍布，沿河老宅破旧不堪，河旁主村道连一辆汽车也进不来。因为涉及75户人家拆迁，没人敢下决心。

“有5间楼房最为棘手，房屋所属的4个堂兄弟有3个在外地居住，剩下一个意见较大，让海定哥吃了闭门羹。”孙勇其说，杨海定50多次上门做工作。最后，该村民的子女被打动了，帮杨海定一起劝服了家人。

作为一村的“掌舵人”，必须眼光长远。2014年青云村获评市历史文化名村，杨海定借机启动全村6.5万平方米的古建筑修缮工程。“修破房子干啥，不如拆了建新房……”面对村民的质疑，杨海定带着60名村民代表，到慈溪方家河头村考察。看着人家一幅幢修旧如旧的古建筑重焕青春，大家的心弦被拨动了。

为当好古村修复“设计师”，杨海定远赴安徽西递、宏村等地取经。如今，青云村古村落修复工程已完成70%。

群众疾苦放心上，自身病痛不愿多提

村庄变美了，如何让村集体和村民的“荷包”鼓起来？杨海定一直在思索。

“海定哥上任时，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12万元，还有250多万欠款。”孙勇其说，青云村有1600多亩村集体所有的山林地，部分山地虽然承包出去，但一些村民拖欠租金，还有些未承包山地被人圈为己用。村里收回后，划出300亩经济林，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承包给肯干活、懂技术的村民。“3年承包款100多万元，每年村集体收入增加30多万元。”随后，杨海定又以出租方式盘活粮仓、村服务中心等资源，助村集体收入去年首次突破70万元。

在杨海定指导下，不少村民拓宽了增收路。孙梦华曾以干农活为生，全家年收入不足万元。2012年，在杨书记建议下承包了4亩半山地种水蜜桃。孙梦华说，杨海定经常就种植、销售帮他出点子，“去年净利润4万多元，盖了新房，还给儿子办了婚事。”

村民孙常尧至今记得，2014年12月1日杨书记开车送他去上班。此前，他没有固定工作，闲来爱打麻将。“日子不能这样浑浑噩噩过，不干活怎么行？”为改变孙常尧的生活状态，杨海定几次奔波，介绍他去保安公司工作，还花2000元为他买了一辆电动车代步。回想起杨海定生前的叮嘱，孙常尧眼眶有些湿润。

“杨书记真正把群众视为家人。”参与村史编撰的孙小明说，“他帮很多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，但自己儿子还在宁波一家民营企业打工，女儿至今待业在家。”

群众疾苦放在心上，自身病痛却不愿多提。几年前，他被查出患有糖尿病，后又引发了肾等多种并发症，有时脚肿得连布鞋都穿不进。“每次住院做腹透，他总是说外出开会，或去宁波儿子家住几天，以免大家担心。”村妇女主任孙春萍说，“大家提醒他注意身体，他总是轻描淡写回一句‘不要紧’。”

5000万工程，他没有插手一分钱

“管好自己再管别人！”杨海定任书记后，这句话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记了多遍。

“越是亲近的人，杨书记打得越重！”村会计孙孟炎说，村里的晒谷场曾搭满违章建筑，杨海定小舅子赖以谋生的小店就是其中之一。几年前，村里决定拆违建公共停车场。消息传出，村民们炸开了锅：“要拆我们的房子？杨海定你先拆自己小舅子的！”杨海定以身作则，做通老婆工作，拆了小舅子的店，让大家心服口服，工程得以顺利推进。

“杨书记外出考察、采购、接待客人的路费、住宿费、餐费等，从没报销过一分钱，每年还要倒贴二三十万给村里。”“联村干部、街道纪工委书记潘飞英说，受杨海定的感染，8年来全村干部相关费用“零报销”。

对村里慷慨，对自己却吝啬。儿子杨杰杰说，父亲经常穿一件红格子衬衣，一双老北京布鞋，代步的汽车开了10多年。

“当村干部不是来发财的，班子不正，做事不顺。”为了让村班子劲往一处使，杨海定上任后制了村党员干部廉洁自律“十不准”，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村干部及亲友不准承包承建村里任何项目。他还主动把自己作为书记的财务审批权从2000元降到500元，超过500元须经村两委会讨论同意。

潘飞英说，杨海定引导全村坚持一事一议制，村里大事要事邀请全体党员、村民代表共同商议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“这几年，青云村建设总投入超过5000多万，但杨书记从没插手过一分钱，反而每年倒贴二三十万。”

有人问，这样做值不值？杨海定生前没有回答过，但百姓的口碑会回答。（裘立华、黄成峰）



▲宁波奉化萧王庙街道青云村村民在大雨中送别村党总支书记杨海定。本报记者裘立华摄

“听陈老师的课就像是刚上课就下课了”

新华社记者黄浩苑

不先预习，而是让学生以视、听、诵体验文字的美感和力量，这是记者日前采访听到的陈懿讲授宗璞的《紫藤萝瀑布》。

陈懿是广东实验中学知名语文老师，学生形容：“听陈老师的课就像是刚上课就下课了，意犹未尽。”

“教师应该是一个点拨者，启发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，而不应该定义为设计者，否则学生还是局限在框框中。”陈懿说。

那天，陈懿从文章结构特点、写作手法等方面解析了课文《紫藤萝瀑布》，并不时提问，对每个学生的答案都给予鼓励。他最后问了一个问题：“你们觉得这篇文章美吗？”

不在文法、知识点上打转，而是回归初心，用心感受语文的美和力量，这正是陈懿让学生喜欢语文教育的根源。

“语文学科有多种功能，不仅是文学熏陶、语言美育、思想引领，它还包括德育、价值观、人生观的培养和树立。我用语文和学生沟通交流，就像宗璞通过《紫藤萝瀑布》传达面对生活、面对生死的态度一样。”

从教14年，陈懿一如既往，每一节课都重新备课。“必须根据每个班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习程度来调整教学方法。”他说。

除了语文老师，陈懿还担任学生处副主任、初一年级主任，肩负学校的德育工作，引导学生明是非、正言行，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护航。他坚持认为，作为教师，即便面对“晚熟生”，也

要肯定他们的努力，更要坚定地和他们一起寻找出路。

德育工作需要讲究方法。陈懿坚持活动育人，让学生们通过爱心扶贫、青年礼等活动，学习感恩、坚毅、承担等优良品质，勇于追求人生理想。

为了让学生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成长，陈懿带领学生们上井冈山，进行为期6天的重走红军路，和学生们一起编草鞋，重温革命史，“这样做，是为了在实践中启发学生继承弘扬长征精神，培养坚毅品质，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。”

坚持正面管教，态度和善坚定，是陈懿的教育理念。为此，他获得第四届广东省中小学班主任专业能力大赛初中组综合一等奖、“情景答辩”项目一等奖。 新华社广州电

一部小说“融化”了一对母女30多年的恩怨

本报记者张典标

今年春节，杨炳英终于同意女儿陈之秀住进老家的房子。陈之秀老家位于四川渠县贵福镇东山村。这是她婚后第一次住进自己娘家。

实际上，从1994年离开家乡后，陈之秀只回过6次家。每次，她在家待不到两三天。“以前她回来连家里的开水都不喝一口。”母亲杨炳英回忆。这次，她带着先生和儿子特地在家待了一周多。

陈之秀早已是村里名人。初中就辍学的她，如今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、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先后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。

陈之秀这次可以说是“衣锦还乡”。可尽管30多年过去了，提起小时候的遭遇，爱笑的陈之秀仍不禁潸然泪下。



▲陈之秀(中)与父母的合影，受访者提供

“多余的人”

1994年11月的一天，天灰蒙蒙的，陈之秀坐上了前往兰州的大巴车。

看着两边的山越来越快地向后飞，她心里没有一丝留恋。对她来说，“逃离家乡就是逃离母亲，而逃离母亲就是天堂。”

那年，陈之秀18岁不到。自从4岁的那次遭遇之后，陈之秀就有这样的念头：自己是家里多余的人，“要抓住一切机会逃离”。

1981年5月的一个下午，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玩耍的陈之秀听到邻居对她说，“细秀(陈之秀乳名)，你还不快跑，你家人来了，他要把你抱走。”

原来，养了两个女儿的杨炳英盘算着用陈之秀换表叔家一个男孩。这一天表叔真的来了。躲在角落的陈之秀吓坏了，没命地往外逃，最后蜷缩在自家的猪圈里。

“爸爸不会把你抱走的。”父亲陈渠良找到陈之秀，想抱她出来，“你妈给你炒了你最爱吃的豌豆。”陈之秀最终被父亲哄着走出猪圈。到了厨房，陈之秀个子太矮，想抓起灶台上盛豌豆的搪瓷杯时，不小心碰倒了水壶，里面的开水把手臂烫了个大水泡。

冷冷地坐在一旁的表叔面露难色，自个抽起烟来。这一烫要留下伤疤的，表叔不大愿意要她了。

陈之秀留下了，但强烈的不安全感，让她连着一周不敢睡，“怕醒来发现被抱到别人家去了”。

不久，妈妈还是抱回来一个一岁多的男孩。陈之秀发现新来的这个男孩吃的是奶粉、鸡蛋，还有白糖，而她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。

初中辍学后，母亲安排陈之秀在镇上学理发。不久，来串门的堂哥愿意带她去兰州打工，陈之秀可“逮着”机会，终于逃离了母亲。后来，她又辗转回到成都打工。

爱读爱写的理发师

2002年初，在成都开理发店的陈之秀发现，常有文学爱好者跑来和她聊文学，还有人向她约稿，甚至有人给她推荐书商。

原来此前不久，《天府早报》的一位记者偶然发现陈之秀店里堆着很多书，还有一台当时还不普及的电脑。陈之秀在没有生意的时候，就学着用电脑写作。不久，一篇题为《女理发师激情作诗》的报道登上了《天府早报》，一些文学爱好者就是据此寻上门的。

其实，陈之秀从小就有读书和写作的习惯。“如果没有看书和写作，我可能扛不过来。”

陈之秀小时候就爱读书。为了“蹭书”看，她经常在乡镇街边书摊帮别人卖书。

爱读书的陈之秀，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。她发现，父亲偷看自己的日记，就把对母亲的埋怨写在日记里，希望父亲替她转达给母亲，让母亲能够听到她的心声。

母亲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，而陈之秀读书写作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。

成都的理发店成了陈之秀人生的转折点。

从埋怨到心疼

2010年底，在丈夫王一兵的鼓励下，陈之秀开始以自己的经历为题材创作小说。翻阅日记寻找素材时，往事一股脑涌上来，她索性将这些伤心玩意儿都剪碎了。

2016年11月，这本30多万字的小小说《走向都市的女人》出版。“这几乎就是陈之秀的自传。”丈夫王一兵记得，有一阵陈之秀几乎是写一会儿哭一会儿。在这本书里，陈之秀写出了自己对母亲从埋怨到理解、原谅，再到心疼的心路历程。

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
陈之秀记得在刚外出打工的那几年，经常收到母亲的来信。“不用打开就知道是来要钱的。”在来信里，“我妈每次总是说家里困难，粮食收成不好，猪卖不了钱。”陈之秀怎么也找不到来自母亲的关心，尽管这样，自己依然每个月给母亲汇款。她想得到母亲的认可，“证明自己比村里的所有男孩都要优秀”。

就在“一边逃离母亲，一边向母亲证明自己”的过程中，唤起了陈之秀对母亲的另一种记忆。

陈之秀记得，就在自己手臂烫伤之后的那天下午，父亲抱着她在村里赤脚医生家里赶，母亲也跟着，一直用嘴吹着陈之秀的烫伤。父亲也说起，陈之秀跟表哥去兰州打工的那天，母亲跟在大巴车后，一段路接一段路地丢了7根红线。按当地风俗，这是在祝福陈之秀。

在王一兵看来，杨炳英也是爱女儿的，只是这种爱被压力扭曲了，只能透过一些细节流露出来。“可能因为当时心里更多的是埋怨，就看不到母亲表达爱的另外一面。”

陈之秀写下了这些细节。“写这本书也是释放自己负面情绪，理解、接纳母亲的过程。”

在现在的陈之秀看来，母亲也是“受害者”。当年自己家不仅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穷，杨炳英只生了两个女孩，常有人在背后议论。正是迫于这种压力，杨炳英想拿陈之秀换个男孩。

不过，陈之秀强调，虽然理解母亲，但是依然要批判那种“视子女为自己财产，丝毫不关心孩子心理感受”的教育方式。

“融化”

2017年，没上过一天学的杨炳英也成为陈之秀这本小说的“读者”。原来，在《走向都市的女人》出版后，陈之秀让父亲读给母亲听。

慢慢地，杨炳英发现这本书很多情节讲的是自己。父亲陈渠良回忆，刚开始杨炳英还抱怨女儿在“黑”自己，但是听到后面就不说话了，很久才挤出一句话：“没想到当初那件事对她伤害这么大！”

听完小说，杨炳英才知道，女儿从小到大吃了好多苦，而自己以前却没留意，也不知道。

“听书”之后，要强的杨炳英主动给陈之秀打来这么多多年的第一个问候电话。

再后来，杨炳英甚至帮女儿卖起了这本“黑”自己的书。遇上村里赶集，她逢人就告诉人家女儿出了新书。别人每买一本，她都打来电话告诉女儿一声。

2018年春节，在团聚的饭桌上，杨炳英说，“这些年，最对不起的就是二女儿(陈之秀)。”

“没想到这本书最终‘融化’了母亲‘顽固’的心。”陈之秀说。